



# 罗布泊往事

■北国风

## 我喜欢说故事

时光留声机

这些故事讲起来,已经那么久远了,离今天竟已过去60年。

让我先从我爸那讲起吧。

大皮靴伯伯姓张,爸爸妈妈和部队里的叔叔们都称他为“张司令”。

那是我来到罗布泊的时候。他来到我家找爸爸谈事,看见我正坐在门口看连环画,就敲开他那大嗓门,笑着说:“嗨,这是从哪里来的小丫头啊?在看什么书啊?”

我把书翻过来给他看,他大声念着:“《小马信和大皮靴叔叔》,这个故事我知道。好好看,小春,将来准会有出息!”

“你是谁?”

“我嘛,我也是个‘大皮靴叔叔’,你看——”他故意逗我,抬起一条腿让我看。他脚上真的也蹬着黑皮靴。“你以后就叫我大皮靴伯伯,好不好?”

那年夏季,大皮靴伯伯带领着一支队伍,进入罗布泊沙漠地区。第二年开春,有数万人之多的核试验基地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了罗布泊,在孔雀河畔的乌兰扎下了“营盘”。在那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之中,就有我的爸爸妈妈,而大皮靴伯伯就是基地首任司令员。

那些官兵和科技人员,还有后来陆续来到核试验基地工作的人,被人们称为“马兰人”。他们的子女,就是“罗布泊的孩子”。

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回到苏北老家,把我从外婆家接到了马兰。从此,我也成了“罗布泊的孩子”。

红山,是一片狭长而开阔的山谷。

我第一次见到爸爸就是在这里,还得到了老虎叔叔为我做的木头手枪。

爸爸是基地一个试验小组的组长,负责研制像罐头盒子一样的压力测量记录仪。他们小组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找到这个盒子。老虎叔叔名叫冯老虎,是被派来协助试验小组的工兵连连长。

每天天没亮,各试验小组的队员就带着仪器快速登上卡车。几辆大卡车,在渐渐转亮的晨光里,驶出红山营房,开向试验场。

“爆!”老虎叔叔果断启动装置按钮。“轰”的一声巨响后,爸爸和队员们迫不及待地跑上前去查看试验效果。

爸爸说,每次进行爆破试验,他的军装都会湿得透透的。

我听大皮靴伯伯说,爸爸参加了全部试验。

爸爸告诉我,我们搞原子弹试验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不使用它。

大皮靴伯伯也说,我们要拥有原子弹,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

那时我虽然不懂,却把这两句话刻在了心里。

一天,卡车又载着队员们驶进了大山深处。

驶到一座无名山山下,大卡车被手持指挥旗的哨兵拦住了。

爸爸望了望远处的山顶,问道:“怎么了?”

“又遭遇‘哑炮’了,冯连长正带着人排查呢!”哨兵把望远镜递过来,说:“还剩最后两颗。”

爸爸接过望远镜朝山顶望去——山顶上,老虎叔叔穿着红色背心,正带着两名战士紧张排查着。

老虎叔叔看到了山下的车,扬起双手挥舞着喊道:“等一会儿,很快就能上来了!”

爸爸赶紧挥动手臂,大声叮嘱道:“冯连长,不要着急,注意安全啊!”

山顶上,老虎叔叔让两名战士去山崖隐蔽处,自己慢慢移向哑炮,然后小心伏下身子,趴在地上,拿出探测针、钳子之类的工具,开始紧张作业……

第一颗哑炮被老虎叔叔成功排除。他拿起水壶仰头喝了一口,擦了擦嘴后,又轻轻卧倒,开始排第二颗……

突然,爸爸的神色变得紧张起来,拿着望远镜的手也开始颤抖,“糟糕!好像是引信在冒烟……”

话音未落,只听一声闷响,就在老虎叔叔卧倒的地方,沙石尘土冲天而起。在扬起的沙土中,还飘散着红色的碎布……

“冯连长——”队员和战友们大喊着,朝着山顶冲去……

后来,战士们采来红柳枝和马兰花,编成了朴素的花环,把它放在老虎叔叔倒下的那个被烧焦的树桩前。群山低首呜咽。高山上的花环,战友们的的身影,像塑像一般矗立在无名山巅。

## 三

罗布泊的冬天,比内地许多地方都来得更早。1964年的深秋,离大皮靴伯伯他们憧憬着的庄重时刻,越来越近了。罗布泊荒原上,已经飘起了第一场雪……

爸爸曾给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10月16日那天,在辽阔的大漠上,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在一个隐蔽处,爸爸和他的小组成员已经穿好了防护服,戴上了防护面具。爸爸一边检查装备,一边叮嘱着:“这些‘罐头盒’凝聚着我们多年来的心血,我们务必在第一时间,尽可能多地取回相关数据。完成任务的同时,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护!”

我知道,爸爸所说的“罐头盒”,就是压力测量记录仪,可以在原子弹爆炸时自动记录下相关数据。

离起爆的“零点”时间只剩下最后半分钟了。爸爸说,那半分钟感觉过得特别慢。

突然,远处一道强烈闪光过后,隆隆的雷声震撼寰宇。一颗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升上高空,不断向外膨胀,渐渐形成拔地而起的巨大蘑菇状云朵……

在往后的时光里,妈妈常跟我描述起那个场景:“我们看着蘑菇云,都忘了呼吸。突然,人群里迸发出一声带着哭腔的欢呼……每个人都笑着、欢呼着、流着泪。那场景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同一时间,在几公里之外的沙漠上,负责收集数据的爸爸和他的队员们,正向着一个个测试点飞驰而去……

在现场指挥的领导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一位还来不及脱下白色防护服的人赶了过来。“有了!我们有数据了!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

原来,爸爸和他的项目组,已经顺利从测试点取回了一个记录仪,并判读出了确切数据。

那天,当压力测量记录仪项目组成员们摘下被汗水浸湿的防护面具和防护服时,人们发现,为这次试验收集冲击波数据的,竟然是20多岁的小伙子。大皮靴伯伯告诉我,我爸爸那年也只有26岁。

## 四

长大后,有一次大皮靴伯伯问我:“听说你准备当一名作家,是真的吗?”“是的,我要写罗布泊的故事,我还想写您,写那些默默奉献甚至牺牲在茫茫大漠的叔叔阿姨……”

“我们和‘蘑菇云’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可没有谁会喜欢那东西!正因为不喜欢它,我们才必须走向戈壁大漠,跟原子弹、氢弹展开一场较量……而现在,孩子,我们应该感到庆幸,这场较量,我们赢了……”

“伯伯,您和罗布泊的战友们用大半生写下那首惊天动地的‘大诗’,现在,您可以去写更多更美的抒情诗了。”

“是啊”,大皮靴伯伯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这些人,流汗流血,奋斗一生,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窗外,一只白鸽扑扇着翅膀,飞向了远处湛蓝的天际。

## 听故事

■孙佳欣

60年前,一朵蘑菇云在西北戈壁腾空而起。火光升腾中,隆隆惊雷震撼寰宇。短暂的静默后,欢呼声像海浪决堤一般,人们奔跑跳跃着,泪水滚落在那片热土上……如今,天际湛蓝广阔,白鸽振翅翱翔,“我”将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方友生的红缨枪是许书记亲自做给他的。那时他刚满10岁,没了爹娘,是红军收留了他。他始终记得,许

书记叮嘱他长大后要做一名真正的战士。他一跃而起,鲜血染红了那杆红缨枪。

看着风雪夜中相互搀扶、蹒跚而行的祖孙俩,陈剑很是担心:雪下得这样大,夜路又难行,他们要几时到家?路途中会不会遭遇危险?当摸到口袋里的臂章,他果断下车,朝着祖孙俩的方向追去。

军旅故事像挺立的胡杨,翻飞的红柳,坚韧的骆驼刺。其中有铁马秋风、边关冷月,也有楼船夜雪、战地黄花。它可以是雄壮的边塞“诗”,也可以是精巧的抒情“诗”,讲述着一代代革命军人的奉献精神、家国大义,诉说着一段段伟大或平凡的过往时光。年终岁尾,大地祥和,不妨听一听这些故事,带着遐思,带着感动。

本版插图:赵建华 赵瑛鹏  
图片制作:陈新阳 周永昊

## 精短小说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

1934年农历冬月的一天,天气阴沉。农民王福廷的家,坐落在一座巍峨的高山脚下,此时院中正人声喧嘩。四川青神县西山武装起义军首战告捷后,总指挥、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许本达正带领一众干部研究下一步进攻梧桐场的计划。

“报告——”突然,担负哨任务的儿童团团员方友生扛着一杆红缨枪急匆匆跑进来:“有情况!村里发现了许多敌人!”

方友生刚13岁,身穿一件破棉袄。他10岁那年,眼见爹娘被地主逼死,愤怒之下,便加入了儿童团的岗哨队,跟着红军一起闹革命。他肩上扛着的那杆红缨枪,是许本达书记亲手做来送给他的。

在座的干部全都站了起来:“什么?友生,你可看仔细喽?”

“看仔细了,恐怕有好几百人,全扛着‘真家伙’呢!”

方友生口中所说的“真家伙”,就是起义部队缺少的“枪炮”。虽然起义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敌我力量悬殊,计划恐怕有所改变。

许书记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这次参加起义的几百人此前大多是农民,缺枪少弹,怎么斗得过装备精良,凶狠残暴的敌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革命火种。

他立即下达命令:“你们迅速集合从后山突围!动作要快!有枪的在后,阻击敌人!”

急促的哨音在院子上空响起。紧接着,一行人沿着山道向王福廷院子后面的高山方向撤去。方友生把红缨枪往地上一拄:“许书记,我留在最后,掩护部队撤离!”

“小友生,快到前面去,和部队一起撤离!”

“他们往山上跑了,快追!”敌军的



## 红缨枪

■杨舒

叫嚷声从后面传来。四周枪炮声不断,有的起义军战士倒下,就再也没有爬起来,鲜血染红了山路。

“同志们,尽量拖住敌人,给部队撤离争取更多时间!”许书记一转身,发现友生竟还在他身边。“友生,赶紧撤!”

“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

……

大部队成功转移,断后部队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终弹尽粮绝。敌人冲上来,包围了整个后山。包围圈在不断缩小,夜幕已经降临。敌人集中火力,发起了最后一轮进攻。密集的枪弹如夺命的网,一个又一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突然,一颗子弹袭来,许书记猛地推开方友生,子弹在他胸前绽出一朵血花。

“许书记——”方友生爬起来抱住许书记,还来不及说话,又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他的左肩。他攥着红缨枪与许书记一起,滚向了山坡间的草丛中,失去了知觉……

夜色黑沉,没有半点星光。敌人停止了攻击,但仍紧紧包围着后山。

黎明来临,没有风吹,没有鸟鸣,山上死一般的沉寂。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敌人的吼叫声:“兄弟们,仔细搜!砍下头颅,赏银一块!活捉一个,

赏银两块!”

方友生从疼痛中醒来,知道敌人开始搜山了。“头儿,这儿有一个活的、一个死的!”一个敌人用枪尖的刺刀拨开草丛,发现了方友生。那敌人活像一只“哈巴狗”,不停地向旁边一个脑满肠肥的人谄媚地笑着。方友生认识这个小头目,这人无恶不作,百姓都叫他“滚民膏”。

“哈,一个小孩!孩子不怕,告诉叔叔,你们的人藏到哪儿去了?”“滚民膏”弯下腰假装和气地问道。他身旁的“哈巴狗”则用刺刀凶狠地指着他说:“说!快说!不说杀了你!”

面对敌人的威胁,方友生出奇地镇定。他看着已牺牲的许书记,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许书记报仇,可是不能硬来,只能智取。他装成害怕的样子,“我说,我说,求求你们别杀我!”“快说,小孩儿,说完保你不死!”方友生抹了一把眼泪,“你凑过来一点,我告诉你……”“哈巴狗”没有一点防备,凑近了去听。方友生抓住机会,一个跃起,猛地将红缨枪捅进了“哈巴狗”的腹腔。“滚民膏”见势不妙,将刺刀捅进了方友生的胸膛。“噗——”鲜血喷射,染红了那杆锃亮的红缨枪……

弥留之际,方友生似乎又听到了许书记的声音——长大后要做一名真正的战士。

##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陈剑所在部队的营区坐落在一个山沟里,那里交通不便,几乎算是与世隔绝。

听说今日有暴风雪,果然,新闻还没播报完,那漫天的雪花就给营区房顶铺上了一层白色的毛毡。看着漫天的雪花,陈剑思绪翻飞。爷爷前几天刚打电话来:“小剑啊,当兵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在家过过年,今年能回来过年吗?”可部队前年忙得很,本想打报告休假的陈剑,实在张不开口提这件事。指导员知道他的家庭情况,眼看春节临近,催着他交接完手头的工作,按时休假。

实际上,陈剑的爷爷不是他的亲爷爷,而是他父亲的叔叔,一辈子也没成家。

父亲去世的那年,陈剑才10岁。后来,母亲忍受不了家庭沉重的负担,也离家出走了,父亲的叔叔就把他当亲孙子一样抚养长大。在陈剑的记忆里,爷爷没别的能耐,就是每天去放羊;靠卖羊的收入,爷爷供他读完了初中、高中。高中毕业时,高考成绩还不错的陈剑想外出打工。爷爷却不依,说咱家还没出过大学生哩,你不上大学,我哪能对得起你爹?陈剑便上了大学。刚刚大学毕业,正赶上征兵动员,爷爷又说,咱家还没人当过兵哩,你参军去吧。陈剑很听爷爷的话,就来到了部队。

让暴风雪耽误了两天,腊月二十八,陈剑才坐上通往家乡的长途客车。

车到县城已是傍晚,去住他家村子的客车刚好还剩最后一班。陈剑抬头看看窗外的天,只见云层压得很低,团状的云滚滚来,似乎马上就要下大雪了。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在脸上,刀割一样疼。

车出了县城,路边有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男孩在等车。车子慢慢停下来,车门一开,老太太拉着小男孩上了车,嘴里还嘟囔着:“我说不来,你偏要来。这大冷天的,咱俩得啥时候到家啊。”

车上一个姑娘,把祖孙俩拉到她身



## 风雪榆木岭

■侯中兴

旁的座位上,随意问了句:“大娘,进城来走亲戚?”

老太太说:“来看闺女。这孩子非要跟来,可累死我了。”

陈剑其实没太有心思听她们闲聊,只盼着车能快点开,让他早一点回家见到爷爷。

车出了县城,又走了十几里路,车里的乘客有些已经昏昏欲睡。陈剑往车窗外一看,只见雪花终于落了下來,车子行进着,不一会儿,窗外的景色已经是一片白茫茫。

“前方到站——榆木岭。”售票员的声音传来。这地方陈剑知道,榆木岭榆树成片,四下哪里也不靠,距离这里最近的村庄也要再走十几里地。车子缓缓地往岭上爬,风雪好像更大了些。

“师傅,师傅,停停车。”老太太拍拍身旁正打瞌睡的小外孙,大声道:“俺们下车。”陈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在这几下车?那位姑娘望着雪白的旷野,也关切地问:“大娘,你们家到了?”老太太点头,一指南边:“俺家在樊家庄。离这儿还有十几里路呢。”说完,就拽着小外孙颤颤巍巍下了车。

车门哐的一声关闭了。雪越下越紧。

陈剑透过车窗看去,漫漫风雪中,老太太牵着小男孩的手,在雪地里艰难向前

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呢?风雪这样大,路上会不会遇到危险?摸了摸口袋里想带回家给爷爷看的臂章,陈剑猛地站起来:“师傅,停车!”

司机被吓了一跳:“咋了?你还不到地方啊?”

“到了。我下车。”提起行李,陈剑几步跨下车去。冰凉的雪花扑到脸上,他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爷爷,我明天保证到家。”陈剑默默地在心里说。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向祖孙俩追去……



长征

第6333期